

唐诗陕西 陕西唐诗



序与跋

今生今世，无论是谁，做了陕西人，都应该感到庆幸。不说黄帝、炎帝，不言周秦汉西汉，单道唐朝盛世，陕西都堪称泱泱中华的一方风水宝地。陕西遇着了唐朝，而且拥有了京畿之地；陕西遇见了唐诗，而且独占了唐诗高地。如同大唐盛世在中国王朝历史上居于巅峰一样，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无须赘言，自然巍峨。古代中国享有“诗国”之美誉，不能说是唐诗所赐，却可以说唐诗的浓墨重彩为中国披上了绚丽的诗衣。在唐诗版图上，唯独陕西得天独厚，无论唐诗数量抑或质量，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博读唐诗，诗魂悠悠，在诗行里游走，浸淫既久，人被诗化，出口不是诗，也是歌了。唐诗的魅力与感化力，于此可想而知！

唐诗林里，古代陕西的人文大观、人情风土、人物风流以及田园山水、名胜古迹等，都是绕不过去的，就如同皓月当空，谁也不能无视一样；就如同“万绿丛中一点红”，人不惊艳，怎么可能？那种独有的风景、风情、风物、风韵、风骨，仿佛春风扑面，又如花香袭人，不期然已身临其境而叹为观止；遍游陕西，犄角旮旯都有唐朝遗韵，稍不留神就有唐诗余韵，驻足流连就有唐诗人物形影迹可寻觅，洗耳恭听就有唐诗本事耳熟能详。噢！入道是陕西一阙，呈现的却是大唐王朝的盛世气象与博大情怀，更兼备中国人文地理的国家特征与民族图腾。因此之故，饱读唐诗，读进去了，很容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中美妙，一言难尽。就好像是旧地重游，眼前似曾相识，又恍若隔世，忍不住要抚今追昔、缅怀古人了。或许自己的祖先就曾生活在陕西，也或许祖上某个人物曾在陕西宦游，或许追根问底，自己原本就是陕西的唐人！

如果不读唐诗呢？那就无遗憾了！不读唐诗，就不能领略陕西的人文丰厚；不读唐诗，就无法读懂陕西的前世今生；不读唐诗，就难以真正感悟陕西何以成为皇天后土的代名词。最大的遗憾是，不读唐诗，今生今世可能与陕西皇天后土失之交臂，对话都少了一种资本，毕竟在这方神奇的故土里，播撒了太多唐贤的种子，抓一把泥土就像抓了一把唐魂，就等同于与唐贤握手。妙乎哉，不妙乎？

欲说到这份上了，再说《唐诗陕西》丛书呼之欲出，真不是夸张；说其水到渠成，真不是自作多情；说其应运而生，真不是欺世盗名。

呈现在读者（唐人后裔）面前的《唐诗陕西》，分册有五：一曰《大唐三百年》，二曰《京城长安》，三曰《天府关中》，四曰《秦岭风情》，五曰《人文纵横》。顾名思义，就足见选注者只眼不俗，匠心独具，用心何其良苦，其视野在云横秦岭之上，其学识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其钩沉似学海爬梳，梳理出来的都是唐诗里的一串串珍珠，都带有陕西的胎记。一套《唐诗陕西》在手，唐诗陕西便横空出世，唐朝陕西更一览无余。

《大唐三百年》，唐诗三百年。盛世之治，安史之乱，都在陕西地面上演；兴而盛，盛而衰，都有唐诗陕西为证。杜子美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所谓国富民强，此之谓也！太史公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唐人气度，唐人风度，唐人大度，唐人美誉度，俱从此而来。这样的国度，不被歌唱，那才叫怪了；既然被歌唱，唐诗焉能不蔚然成风？唐朝诗人辈出，唐诗登顶称雄，也就见怪不怪了。在唐朝，即使乡村野老，甚至妇孺文盲，不出口成章，也能吟出时尚韵句，那真道是一代风流，已惠及田间地头。那时候，唐诗之流行，一如当今之流行歌曲，人皆能哼哼几句，不哼哼那还是唐人么？

《京城长安》，真可谓诗城、诗都！读唐诗，真能读出一座城来，此城天下独一无二，那就是唐都长安。盛世繁华，长安为证；万国来朝，长安见证；自信风度，长安明证；前无古人，后来者，唐诗足可自证。在长安，诗仙李白，曾经傲视王侯；在长安，诗圣杜甫，曾经怀抱美梦；在长安，诗魔白居易一曲《长恨歌》，千年传唱。长安，借杨乾坤先生一句话，足以可以自美：“地域之美，时代之美，格局之美，气度之美，文化

之美，科举之美……”美中不足的是，唐长安诸般美轮美奂，后人大大小小只领略了皮毛。想要全方位领略，那就非读唐诗不可。读《京城长安》，就算管中窥豹，也必喜出望外！那可是唐诗里的长安啊！

《天府关中》，有诗为证，那只能是唐诗。杜子美云：“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秦中，即关中也！关中地面上能雄起周秦汉唐，岂偶然乎？至少唐以前的天府之国，不在蜀，而在秦，读罢《天府关中》，心中若还有疑问，那就去恶补国史吧！读这一本唐诗，始信关中的神奇不是吹的，确信天府之桂冠不是自封的。八百里秦川，在唐代诗人韩琮眼里竟然是“秦川如画澗如丝”，这样的目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唯独唐人才能吟出！倘近距离观赏，跃入眼帘的却是这样的画面：“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哦，这是崔颢的诗！崔颢是谁？就是写下唐人七律第一《黄鹤楼》的那位主儿！李白称羡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想来，也只有天府之国，才配得韩琮、崔颢的诗句！

《秦岭风情》，一定是别有风情，也是有唐诗为证。当今之世，谁人不知，何人不晓，秦岭不仅是中华脊梁，而且是国中后花园，享有“中国肺”之清誉。秦岭横亘东西，居然把中国分为南北，把黄河、长江劈为两大水系，作为华夏儿女，岂能不顶礼膜拜？读罢《秦岭风情》，那风情在唐诗里温润香郁如美酪，婉转婀娜如歌舞，醍醐灌顶如雷音，不拍案惊奇，也当掩卷回味，只恨晚生了千余年，没赶上那人挺胸凸肚、神气活现的如龙怒放时代。然而，虽说沧桑桑田只能咏叹，但能读唐诗而故国神游，也可谓三生有幸了！今夕何夕，竟能与唐诗相遇？今夕何夕，幸能在唐诗里饱览秦岭风情？说白了，那正是唐人情！秦岭如画，秦岭如歌，秦岭如诗，那一定是唐诗！千年诗国，首推大唐；万首唐诗，首推秦岭。美乎哉，真美也！壮乎哉，真壮也！奇乎哉，真奇也！

《人文纵横》，真横人文，人文第一，非唐诗而何？唐诗里有浪漫主义，如李白；唐诗里有现实主义，如杜甫；唐诗里有魔幻现实主义，如李贺、李商隐。读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登峰造极，至今罕有异议；说唐诗是华夏文明开明的一朵奇葩，结出一枚神果，至今罕有质疑。唐人流风，有诗为证：“魏国夫人承主恩，明晓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即使讽喻，也难掩唐人审美高调。唐人多情，有诗为证：“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也只有唐朝，才会如此多情；直白如画，有隐喻，更有欢快。唐人风趣，有诗为证：“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呵呵，那是怎样的人文环境，使唐人活得如此怡然自得！唐诗里更有《登科后》的年少轻狂：“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有人文包容，才有学子及第得如此张扬！人生得意，莫此为甚；人文底蕴，非此而何？人间万种风情，凭借人文东风，在唐诗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到陕西来，品唐人诗，领略的是陕西风情，更是唐朝风情的硕果仅存！

选注者杨乾坤先生，何许人也？读《布鼓集》，便能见识他才思之敏捷；读《中国古代文字狱》，便知他学识之渊博；读《司马迁与史记》，便服膺他学问之深厚；读《楹联趣话》，便敬佩他读书之博闻强记。他的记性奇好，加之口才出众，给他一个话头，他就能灵感喷涌，左右逢源，引经据典就像清风翻书，旁征博引就像天女散花，道不尽的源远流长，说不完的掌故出处。眼见他信手拈来，又见他拈花微笑；他貌似信口开河，实则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是因为腹藏学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出于对他人品学养的敬重，陕西人民出版社特聘他为《全唐五代诗》的特约编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有年，他的奉献有目共睹，很多高难度的图书编辑，例如《关中方言大词典》等，都借助了他这个“呼之即来”的活字库。一半敬重，一半信任，合璧而促成我们向他再次约稿，委托他选注了这套《唐诗陕西》。

《唐诗陕西》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唐五代诗》的副产品。如果说《全唐五代诗》是一座山，那《唐诗陕西》就是这座山的峰巅；如果说《全唐五代诗》是一条河，那么《唐诗陕西》就是这条河的支流。读唐诗，陕西如影随形，不领略那不得行；游陕西，唐诗如魂附体，不阅读那等于白游了。

把《唐诗陕西》置于枕边，诗有了，梦也有了；把《唐诗陕西》置于案头，风有了，雅也有了；把《唐诗陕西》置于书架，陕西有了，唐朝也有了。岁月悠悠，诗意悠悠，拥有《唐诗陕西》，夫复何求？夫复何求？

（本文为《唐诗陕西》序，《唐诗陕西》丛书五种，杨乾坤注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版）

七〇后青春的自叙传

——读张健宇长篇小说《冬日的火花》

新书推荐

在50后悄然老去，60后正陆续退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70后无疑正在成为社会的栋梁柱之际，反映他们生活奋斗的小说就会格外引人关注。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张健宇的长篇小说《冬日的火花》，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以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为起点，时间跨度30余年，通过主人公张健、陆锋与其同学们的追求与奋斗，全景式展现了70后成长过程中爱情、事业的迷茫、彷徨和不甘平凡的挣扎与坚持，抒发了一代人对家天下的热情情怀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现实努力。

作品以两个家庭背景相似的主人公张健、陆锋为线索，在同一起跑线上导入体制外和体制内两条主线，同时串联起他们周边一系列的人和事，细致描述了大时代中一群人爱而不得、求之不得、阴错阳差的失落与痛苦，也热情讴歌了这代人的道义良知、责任担当与理想信念的坚守和自信。

从大时代的背景来看，70后考大学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了桥后面扩招了；毕业分配市场化，没有了国家安排，忽然面对海阔天空的自由难免迷茫惶恐；进入恋爱婚姻后，大市场让人如飘萍，也让爱情面临物质的空前挑战；需要房子的时候，房子也不分配了；等到子女要入学，才发现奋斗十数年依然没有城市户籍，孩子上学要出赞助费。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挡不住奋斗者的脚步。

主人公张健无疑有作者的影子。心高气傲，内心坚韧，幼时随祖母生活，有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兼济天下的理想；初恋失败以致浑浑噩噩，高考落榜后选择自费求学。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张健希望拥有完美的爱情，也曾钟情于多个姑娘，经历多段感情。这其中更有求之不得的苦，有萍水相逢的缘，有拒人千里的孤傲，有一见钟情的浮躁。多样的境遇让他明白爱情并不单纯，一旦陷入世俗，爱情往往遥不可及。

处在社会大转型期的70后们，普遍缺乏职业化、市场化意识，他们走出校园时，既获得了海阔天空般自由，也有了选择的纠结苦痛。

张健作为其中的代表，想考取公务员或



进入国企拥有稳定的前途。考取公务员后又自命清高难以融入体制，有机会进入国企却因目标企业经营困难而却步。之后为求生存，经历了多次职业选择，万般磨砺之后在房地产行业谋得一席之地。整个过程中虽有曲折，但从无怨天尤人，他始终坚信自信、敬业爱岗，最后终能成功创业，并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认识。

书中的这群年轻人，从乡下县城走到大都市，面对灯红酒绿、欲望横流，丰乳肥臀的原始诱惑让情爱变得庸俗，躁动的青春在充满诱惑的现代都市中又如何能够一尘不染。因此，主人公张健在很多时候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他有纯真高洁的一面，也时常会与沉溺于污浊难以自拔，甚至沉湎一气。

作品另一条主线上的主人公陆锋，性格坚毅睿智，高三时通过招飞进入空军飞行员行列，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试飞员。他与农村出身的许芳姑娘志同道合、情意绵长，但各自为了实现理想又不得不放下感情。

两条主线上带出的赵海、高永盛、李飞越、孙群力、李铭、卢伟、谭浩宇等等男性人物各有各的境遇和追求，但性格决定命运，格局决定高度，甚至有时还需要天意眷顾。拿农村出身的高永盛来说，寒窗苦读改变了命运，刻苦认真小有成就，最后却因癌症英年早逝，不由让人扼腕叹息。赵海感情丰富、内心脆弱，初恋失败后颓废放任，虽然和很多女人有故事，其实从根本上

看他却是孤独可怜。孙群力有雄心壮志，但做事总在投机取巧，最后因为自己的错误断送了性命。

总的来说，这部小说以70后的独有视角审视时代进步与时代伤痕。没有苦大仇深的倾诉，却有深重的思考；没有豪门贵族的恩怨情仇，却有着大时代的精彩纷呈；没有失败者的郁郁寡欢、怨天尤人，有伤痛、委屈、哀伤，也有喜悦、成就和雄心，更多的是奋斗者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张健宇生于1976年，中共党员。幼长于西安郊区农村，自述“四岁多随父母入藏，幸早识得火车、飞机、雪山、草地，知村庄之外世界之宽广。6岁被父亲送回伴祖母凄苦度日，至8岁喜父母内调入县城读书，品学兼优少有宏志。中学阶段长于文史，大学毕业后考取公务员又脱离体制，20年里一边辛勤创业一边醉心创作，先后在品牌房企及大型民营企业担任营销总监、常务副总等职务，后创立房地产专业顾问机构及文化传媒等多家实力企业。

读完这部沉甸甸的大书，真切地感到此书不愧是70后青春的自叙传。它延续了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创的自叙传小说传统，感情充沛，一泻千里，直抒胸臆，令人目不暇接，里面的诗词甚至令人联想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不同的是其逼真的写实性，栩栩如生地记录了这代人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在求学就业、婚姻爱情、经济生活、道德伦理、理想信念的与上一代人迥然不同的选择与坚持，回答了当初上一代人对他们的困惑和质疑，歌颂了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客观生动地反映了大变革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家国情怀，看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想我孤陋寡闻，之前对作者所知甚少。从简介得知，他自199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冬日的火花》，24年呕心沥血著就此书，全书上下两卷竟达86万字，此外其散文集《岁月的成色》、诗集《无雪的冬天》也即将出版。令人感慨：陕西不愧是文学大省，一不留神就有一部大作问世。

总而言之，此书不失为一部佳作。尽管其中有些许青涩，但作为一个非专业作家，处女作就如如此不凡令人欣喜。

在当今陕西文坛后继乏人的感喟中，我们应该对张健宇抱有更大期待。 □郝振宇

“文坛侠客”李印功

书人书事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2016年菊黄蟹肥时节的事，下班后，我裹挟在车流人群中又看见了雨丝，我在想，细如发丝，还是蚕丝或者蜘蛛丝？没得想清楚，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对方客气地说：“你好——”我回了一句：“你好——”“我是富平乡党李印功……”我一愣，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他是《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只是没有过往之谊，找我有何贵干呢？纳闷中，听他简要说了《新西部》杂志在关注富平籍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大致情况，询问我能否把自己的作品快速递给王琪玖，随之介绍王琪玖是西安市委党校教授，要给富平籍作家的作品写系列评论。按照他的要求，我给王教授快递了《解冻》和《客居长安》两部短篇小说。

过了些天，李印功又来电话，说王教授对《解冻》评价不错，他想看看。我说这是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早已告罄，快递给王教授的那本还是从朋友家找来的，书皮都烂了。听李印功的口气，他不相信我手里没书，我也觉得败他兴致有违人之常情，就去把送给老同事的签字本从他家的书架上拿来借给了李印功。

送书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李印功搞了多半辈子新闻，退休后客居西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给陕西电视台写《百家碎戏》《都市碎戏》剧本90余部，近80部被拍摄播出，火了几年。过足了当编剧的瘾，觉得写碎戏剧本在红杏巷里打拳，束手束脚。这一年他正值花甲，本应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他却突发奇想——要当作家。

当作家要拿作品说话，与当作家决心大小没有关系。李印功说自己从没有写过短篇小说，在想当作家的近乎疯狂的情绪裹挟下，匆忙迈开了文学创作之旅的第一步。三年多来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乐可意会，难以言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出版了沉甸甸的59万余字长篇小说《胭脂脂》。

李印功在创作到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现在他反过来帮助别人。去年正值酷暑之时，他揽的活是钻在家里校对作家杭盖的长篇小说《浚稽山》。后来，《浚稽山》获得杜鹏程文学奖，杭盖感激地说：“李印功绝对是首功一件。”作者张新龙出版《第一书记》时，可谓一波三折。有天深夜，张新龙拨打李印功的电话说印书出了岔子，需要更换印刷厂才能确保出版

时间。李印功二话没说，连夜联系了另外一家印刷厂。

《潮起潮落》的作者李红说：“要不是李印功，我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个富平作家群，更不会有有机会得到党益民、王琪玖、仵埂、张茜茜、杨旭民、赵录旺、张诚等名家的指点。”《石川河》的作者程凌和李继庄说：“是李印功不厌其烦地联络，才让《石川河》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线。”

《黑石村往事》作者王保卫、《贾岛传》作者康凯鹏、《村落》作者路西平、《流泪碑》作者唐应坤、《坎坷人生》作者杨刚、《半醒》作者张林健，这些富平籍的作家，提到李印功皆赞不绝口。

著名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被李印功的所作所为感动，他饱蘸深情，于2019年2月挥毫为李印功题赠了“文坛侠客”四字。李印功说：“这样的褒奖太重，受之有愧。”文友们看到后，在朋友圈里纷纷留言，众口一词：名副其实！

有意思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更有意思，如果再有“侠”的味道，就上升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文坛侠客李印功的其人其事。 □林喜乐

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生命

——读《季羨林作品》有感

佳作鉴赏

我们常说，近处是人生，远处是风景。如果拿本自己喜欢的书，带上一份好心情，向着远方出发，自会“别是一般滋味在心”。

此次出行带的书是《季羨林作品（精华本）》。这本书之所以称为“精华本”，我觉得或许有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涉及内容广。这本书里，有谈人生、谈处事、谈命运、谈亲友、谈花草、谈动物、谈旅游、谈学问，可谓门类繁多，包罗万象。

二是时间跨度长。这本书最早收集的有季羨林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多数作品是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这这些年的。

三是作品质量高。众所周知，季羨林是写散文、随笔的高手，有人说他把副业干成了主业，一生作品数量众多，这本书收集的应该是他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本书中，有一篇作品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散文《一条老狗》。初看名字，以为写

是动物的，认真读完，其实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朴实自然的文风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思母情结，让我唏嘘不已、久久难忘。

文章中，季羨林六岁时离开老家，到济南上学，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共有14年。这期间，他只回过老家三次，第一次是给大奶奶奔丧，第二次是跟随叔父回去看望亲人，第三次是为父亲奔丧。尤其第三次回去后，再到他母亲去世，这期间长达8年之久。也就是这8年间一直能与母亲团聚，母亲却突然离世，让季羨林痛苦不堪。文中，季羨林回忆说当时自己“如万箭穿心，痛苦难忍，想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他还表示，这成了自己一生“永久的悔”，他愿意用现在所有的名誉、地位和幸福，去换取当年留在母亲身边。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母恩深重，堪嗟浮世！

季羨林写这篇文章时，已年逾90，试想一下，一个耄耋老人，在回忆自己母亲时，依然“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可见母子情

深，思母心切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

这篇文章中的老狗，是作者在为母亲守灵时出现的，一直“静静地卧在那里”“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突然不见了？”作者丧事处理完离开老家时，那只老狗一直跟着作者，“在我腿上擦来擦去”，这一幕让作者记了70年。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爱读季羨林的散文？就是因为季老写文章真实，真实的情愫，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流露……而且用朴实无华的文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老辣深厚，写小情表现大爱，用小事凸显哲理，他的文章独具一格。我想，这既是季老多年人生阅历积累以及对生命深刻领悟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学大师文化自信的表现。

由此可见，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不是吗？ □孙鹏

